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3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. 07, No. 220f

原始資料: 妙雲蘭若提供, 眾生出版社提供, 日本 SAT 組織提供, 眾生出版社提供新式標點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七會曼殊室利分 序

西明寺沙門玄則撰

聞夫即相無覩，挺真如之壯觀；即慮無知，成種智之默識。但二塵且落，時逐見以輕濃；五翳將披，復因疑而聚散。是以驟明空道，給孤總旋憩之場；歷選時徒，妙吉昇對揚之重。忽無覩以瞻仰，俄不聆以滄悟，既泯修而造修，亦絕學而趨學。狀其區別，則菩提萬流；斷其混茫，則涅槃一相。一相則不見生死，萬流則無非佛法，不壞假名之繁總，而開實相之沕寥。正明如來法無，況菩薩法；菩薩法無，況二乘法；二乘法無，況凡夫法。法尚不有，何有菩提？尚無菩提，云何可趣？尚無可趣，何有證得？尚無證得，何有證者？是故有之斯殊、無之斯貴，洞之斯遠、沮之斯局。豁爾夷蕩而無懈，熾然翹勵而不精，惱褻與慈滄分華，劍林將玉毫比色，皆其所也。何以易諸？觀其假言路以便便、仰真宗而止止，奕奕珠轉、泠泠玉振，起予聖旨，莫尚於茲！晞體法王，不亦宜矣！然則探其義也，發祕藏之玄扃；味其談也，苞密語之殊轍。詞宛而旨密，即舊《文殊般若》矣。雖雙軸成部，而警策備彰，庶七眾所歸，較然無遠。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四

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一

如是我聞：

一時，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，與大苾芻眾百千人俱，皆阿羅漢，唯阿難陀猶居學地，舍利子等而為上首。復與菩薩摩訶薩眾十千人俱，皆不退轉功德甲冑而自莊嚴，慈氏菩薩、妙吉祥菩薩、無礙辯菩薩、不捨善軛菩薩而為上首。

曼殊室利童子菩薩明相現時出自住處，詣如來所，在外而立。具壽舍利子、大迦多衍那、大迦葉波、大採菽氏、滿慈子、執大藏，如是一切大聲聞僧，亦於此時各從住處，詣如來所，在外而立。

爾時，世尊知諸大眾皆來集已，從住處出，敷如常座結跏趺坐，告舍利子：「汝今何故於晨朝時在門外立？」

時，舍利子白言：「世尊！曼殊室利童子菩薩先來住此，我等後來。」

爾時，世尊知而故問曼殊室利言：「善男子！汝實先來至此住處，為欲觀禮親近佛耶？」

曼殊室利前白佛言：「如是！世尊！如是！善逝！何以故？我於如來觀禮親近嘗無厭足，為欲利樂諸有情故實先來此。世尊！我今來至此處親近禮敬觀如來者，專為利樂一切有情，非為證得佛菩提故，非為樂觀如來身故，非為擾動真法界故，非為分別諸法性故，亦不為餘種種事故。我觀如來即真如相無動無作、無所分別無異分別、非即方處非離方處、非有非無、非常非斷、非即三世非離三世、無生無滅、無去無來、無染不染、無二不二，心言路絕。若以此等真如之相觀於如來，名真見佛，亦名禮敬親近如來，實於有情能為利樂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作是觀為何所見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作是觀都無所見，於諸法相亦無所取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童子！汝能如是觀於如來，於一切法心無所取亦無不取，非集非散。」

時，舍利子謂曼殊室利言：「仁能如是親近禮敬觀於如來，甚為希有！雖常慈愍一切有情，而於有情都無所得；雖能化導一切有情令趣涅槃，而無所執；雖為利樂諸有情故擯大甲冑，而於其中不起積集、散壞方便。」

時，曼殊室利白舍利子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尊所說，我為利樂諸有情故，擯大甲冑令趣涅槃，實於有情及涅槃界所化、所證無得無執。又，舍利子！非我實欲利樂有情擯大甲冑。所以者何？諸有情界無增無減。假使於此一佛土中，有如殑伽沙數諸佛，一一皆住爾所大劫，晝夜常說爾所法門，一一法門各能度脫爾所佛土諸有情類，悉皆令入無餘涅槃。如此佛土有如是事，餘十方面各如殑伽沙等世界亦復如是。雖有爾所諸佛世尊，經爾所時說爾所法，度脫爾所諸有情類，皆令證入無餘涅槃，而有情界亦無增減。何以故？以諸有情自性離故、無邊際故不可增減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曼殊室利！若諸有情自性離故、無邊際故無增減者，何緣菩薩求大菩提欲為有情常說妙法？」

曼殊室利言：「舍利子！我說有情都不可得，何有菩薩求大菩提欲為有情常說妙法？何以故？舍利子！諸法畢竟不可得故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若諸有情都不可得，云何施設諸有情界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有情界者但假施設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設有問汝：有情界者為有幾何？汝得彼問當云何答？」

「世尊！我當作如是答：如佛法數，彼界亦爾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設復問汝：有情界者其量云何？汝得彼問復云何答？」

「世尊！我當作如是答：有情界量如諸佛境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設有問言：諸有情界為何所屬？汝得彼問復云何答？」

「世尊！我當作如是答：彼界所屬如佛難思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設有問言：有情界者為何所住？汝得彼問復云何答？」

「世尊！我當作如是答：若離染際所應住法，即有情界所應住法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修般若波羅蜜多為何所住？」

「世尊！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都無所住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無所住者云何能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？」

「世尊！我由無所住故能修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善、於惡何增何減？」

「世尊！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善、於惡無增無減。世尊！我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亦無增減。世尊！般若波羅蜜多出現世間，不為增減一切法故。世尊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不為棄捨異生等法，不為攝受一切佛法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捨法、得法故起。世尊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不為厭離生死過失，不為欣樂涅槃功德。所以者何？修此法者不見生死，況有厭離！不見涅槃，況有欣樂！世尊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不見諸法有劣有勝、有失有得、可捨可取。世尊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不得諸法可增可減。所以者何？非真法界有增有減。世尊！若能如是修者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增不減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生不滅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見增減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見生滅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無所思惟，若多若少俱無希願，能、所希願及希願者皆不取著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；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不見諸法有好有醜、有高有下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法中不得勝劣，謂都不見此勝此劣，是真般若波羅蜜多。所以者何？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實際無勝無劣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諸佛妙法豈亦不勝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諸佛妙法不可取故，亦不可言是勝是劣，如來豈不證諸法空？」

世尊答言：「如是！童子！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諸法空中何有勝劣？」

世尊讚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曼殊室利！佛法豈不是無上耶？」

「如是！世尊！一切佛法雖實無上，而於其中無法可得，故不可說佛法無上。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不欲住持一切佛法，不欲調伏異生法等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佛法、異生法等，不欲增長及調伏故，於一切法無分別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善男子等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不見諸法有可思惟、可分別者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於佛法豈不思惟？」

「不也！世尊！我若見有真實佛法應可思惟，然我不見。」

「世尊！般若波羅蜜多不為分別諸法故起，謂不分別是異生法、是聲聞法、是獨覺法、是菩薩法、是如來法。善男子等精勤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法中都無所得亦無所說，謂不說有異生法性，亦不說有聲聞乃至如來法性。所以者何？此諸法性皆畢竟空、不可見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羅蜜多，不作是念：『此是欲界，此是色界，此無色界，此是滅界。』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有法是可滅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若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作恩怨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住持一切佛法，不為棄捨異生等法。所以者何？善男子等勤修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佛法中不欲證得、不欲滅壞異生等法，達一切法性平等故。若如是修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爾時，世尊即便讚曰：「曼殊室利！善哉！善哉！汝今乃能說甚深法，與諸菩薩摩訶薩眾作真法印，亦與聲聞及獨覺等增上慢者作大法印，令如實知先所通達非真究竟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聞是深法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當知是人非於一佛乃至千佛種諸善根，定於無量無邊佛所種諸善根，乃能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。」

爾時，曼殊室利童子合掌恭敬，復白佛言：「我欲更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唯願開許！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欲說者，隨汝意說。」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法不得是可住者，亦復不得是不可住，當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緣法住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無所緣故。世尊！若能如是修者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法不取相故。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應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不現前觀諸法性相，謂於佛法尚不現觀，況菩薩法！於菩薩法尚不現觀，況獨覺法！於獨覺法尚不現觀，況聲聞法！於聲聞法尚不現觀，況異生法！何以故？以一切法性相離故。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法中無所分別，謂不分別是可思議、不可思議法性差別，當知菩薩摩訶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法中都無分別

。 「復次，世尊！依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一切法中都不見有此是佛法、此非佛法，此可思議、此不可思議，以一切法無差別性故。若諸有情能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觀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順菩提故；觀一切法皆不思議，畢竟空故，是諸有情已曾親近、供養恭敬多百千佛種諸善根，乃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當知過去已曾親近、供養恭敬多百千佛種諸善根乃能如是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應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若能勤修，則於諸法不見雜染不見清淨；雖無所見，而能勤修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一切時心無厭倦。

「復次，世尊！若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於諸異生、聲聞、獨覺、菩薩、佛法無差別想，了此等法畢竟空故。若能如是，名真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已親近、供養幾佛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我已親近、供養佛數量同幻士心、心所法，以一切法皆如幻故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於佛法豈不趣求？」

「世尊！我今不見有法非佛法者，何所趣求？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於佛法已成就耶？」

「世尊！我今都不見法可名佛法，何所成就？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豈不得無著性耶？」

「世尊！我今即無著性，豈無著性復得無著？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不當坐菩提座耶？」

「世尊！諸佛於菩提座尚無坐義，況我能坐！何以故？以一切法皆用實際為定量故，於實際中坐及坐者俱不可得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言實際者，是何增語？」

「世尊！實際當知即是偽身增語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云何偽身可名實際？」

「世尊！實際無去無來、非真非偽，身非身相俱不可得，偽身亦爾，是故偽身即是實際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「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是諸菩薩定趣菩提不復退轉。」

慈氏菩薩復白佛言：「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是諸菩薩已近無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是諸菩薩現覺法性離一切分別如大菩提故。」

曼殊室利亦白佛言：「若諸菩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是諸菩薩如佛世尊堪受世間供養恭敬。何以故？於一切法覺實性故。」

時，有女人名無緣慮，合掌恭敬白言：「世尊！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是諸有情於異生法、若聲聞法、若獨覺法、若菩薩法、若如來法皆不緣慮。所以者何？達一切法都無所有，能、所緣慮俱不可得。」

爾時，佛告舍利子等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當知已住不退轉地，定趣菩提不復退轉。舍利子等！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亦不驚怖，歡喜、信樂、聽聞、受持，轉為他說心無厭倦；是諸有情能為一切真實廣大殊勝施主，能施一切無上財寶，具足布施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淨戒圓滿，具真淨戒、具勝淨戒，淨戒功德皆已圓滿，具足淨戒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安忍圓滿，具真安忍、具勝安忍，安忍功德皆已圓滿，具足安忍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精進圓滿，具真精進、具勝精進，精進功德皆已圓滿，具足精進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靜慮圓滿，具真靜慮、具勝靜慮，靜慮功德皆已圓滿，具足靜慮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般若圓滿，具真般若、具勝般若，般若功德皆已圓滿，具足般若波羅蜜多；是諸有情成就真勝慈、悲、喜、捨，亦能為他宣說、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觀何義，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我於無上正等菩提尚無住心，況當欲證！我於菩提無求趣意。所以者何？菩提即我，我即菩提，如何求趣？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童子！汝能巧說甚深義處。汝於先佛多植善根，久發大願，能依無得修行種種清淨梵行。」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「若於諸法有所得者，可依無得修淨梵行。我都不見有法可得及無所得，如何可言能依無得修淨梵行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今見我聲聞德耶？」

「世尊！我見！」

佛言：「童子！汝云何見？」

「世尊！今我見諸聲聞，非異生、非聖者，非有學、非無學，非可見、非不可見，非見者、非不見者，非多、非少，非小、非大，非已調伏、非未調伏，我如是見而無見想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問彼言：「於聲聞乘既如是見，復云何見正等覺乘？」

「大德！我今不見菩薩，亦復不見諸菩薩法。不見菩提，亦復不見趣菩提法，亦不見有趣菩提行，亦不見有證菩提法，不見有能證菩提者。我如是見正等覺乘，謂於其中都無所見。」

時，舍利子復問彼言：「汝於如來當云何見？」

「大德！止！止！勿於如來大龍象王而興言論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所言佛者，是何增語？」

「今問大德：所言我者，復何增語？」

舍利子言：「我者但有假立名字，是空增語。」

「大德當知！佛之增語即我增語，我之與佛俱畢竟空，但隨世間假立名字。菩提名字亦是假立，不可尋此求實菩提，菩提相空不可表示。何以故？名字、菩提二俱空故。名字空故言說亦空，不可以空表示空法；菩提空故佛亦是空，故所言佛是空增語。

「復次，大德！所言佛者，無來無去、無生無滅，無所證得、無所成就，無名、無相不可分別，無言、無說不可表示，唯微妙智自內證知，謂諸如來覺一切法畢竟空寂證大菩提，隨順世間假立名字，故稱為佛非為實有，若有若無不可得故。

「復次，大德！如來所證微妙智慧說名菩提，成就菩提故名為佛；菩提空故佛亦是空，由此佛名是空增語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「曼殊室利所說深法，非初學者所能了知。」

爾時，曼殊室利童子即白具壽舍利子言：「我所說者，非唯初學不能解了，所作已辦阿羅漢等亦不能知，非我所說有能知者。所以者何？菩提之相非識所識，無見無聞、無得無念、無生無滅，不可說示、不可聽受。如是菩提性相空寂，諸大菩薩尚未能知，何況二乘所知解了！菩提性相尚不可得，況當有實證菩提者！」

舍利子言：「曼殊室利！佛於法界豈不證耶？」

「不也！大德！所以者何？佛即法界，法界即佛，法界不應還證法界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一切法空說為法界，即此法界說為菩提，法界、菩提俱離性相，由斯故說一切法空。一切法空、菩提、法界，皆是佛境無二無別，無二無別故不可了知，不可了知故則無言說，無言說故不可施設有為無為、有非有等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一切法性亦無二無別，無二無別故不可了知，不可了知故則無言說，無言說故不可施設。所以者何？諸法本性都無所有，不可施設在此在彼、此物彼物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若造無間，當知即造不可思議亦造實際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不可思議與五無間，俱即實際性無差別。既無有能造實際者，是故無間、不可思議亦不可造。由斯理趣，造無間者非墮地獄，不思議者非得生天；造無間者亦非長夜沈淪生死，不思議者亦非究竟能證涅槃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不可思議與五無間皆住實際，性無差別，無生無滅、無去無來、非因非果、非善非惡、非招惡趣非感人天、非證涅槃非沒生死。何以故？以真法界非善非惡、非高非下，無前後故。

「又，舍利子！犯重苾芻非墮地獄，淨持戒者非得生天；犯重苾芻非沈生死，淨持戒者非證涅槃；犯重苾芻非應毀訾，淨持戒者非應讚歎；犯重苾芻非應輕蔑，淨持戒者非應恭敬；犯重苾芻非應乖諍，淨持戒者非應和合；犯重苾芻非應遠離，淨持戒者非應親近；犯重苾芻非應損減，淨持戒者非應增益；犯重苾芻非不應供，淨持戒者非定應供；犯重苾芻非增長漏，淨持戒者非損減漏；犯重苾芻非不清淨，淨持戒者非定清淨；犯重苾芻非無淨信，淨持戒者非有淨信；犯重苾芻非不應受清淨信施，淨持戒者非定應受清淨信施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！真法界中若持若犯其性平等，無差別故。」

「又，舍利子！諸異生類名和合者，漏盡苾芻名不和合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「大德！異生與生因合，名和合者，諸阿羅漢無如是義，名不和合。我依此義作如是說。」

「又，舍利子！諸異生類名超怖者，漏盡苾芻名不超怖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「大德！異生於可怖法不生怖畏，名超怖者，諸阿羅漢知可怖法實無所有、無怖可超。我依此義作如是說。」

「又，舍利子！諸異生類得無滅忍，諸菩薩眾得無生忍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「大德！異生不樂寂滅，名得無滅忍，諸菩薩眾不見法生，名得無生忍。我依此義作如是說。」

「又，舍利子！諸異生類名調伏者，漏盡苾芻名不調伏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「大德！異生未調伏故應可調伏，名調伏者，諸阿羅漢漏結已盡不復須調，名不調伏。我依此義作如是說。」

「又，舍利子！諸異生類名增上心超越行者，漏盡苾芻名心下劣非超越行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「大德！異生其心高舉行違法界，名增上心超越行者，諸阿羅漢其心謙下行順法界，名心下劣非超越行。我依此義作如是說。」

時，舍利子讚曼殊室利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能為我解密語義。」

曼殊室利報言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大德！我非但能解密語義，我亦即是一切漏盡真阿羅漢。何以故？我於聲聞、獨覺樂欲皆永不起故，名漏盡真阿羅漢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頗有因緣，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無上正等菩提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亦有因緣，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無上正等菩提，謂菩提中無有少法可名無上正等菩提，然真菩提性無差別，非坐可得、不坐便捨。由此因緣，可說菩薩坐菩提座不證菩提，無相菩提不可證故。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無上菩提即五無間，彼五無間即此菩提。所以者何？菩提、無間俱假施設，非真實有菩提之性，非可證得，非可修習，非可現見，彼五無間亦復如是。又一切法本性畢竟不可現見，於中無覺、無覺者，無見、無見者，無知、無知者，無分別、無分別者，離相平等名為菩提，五無間性亦復如是。由此菩提非可證得，言可證得、修習、現見大菩提者是增上慢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今謂我是如來耶？」

「不也！世尊！不也！善逝！我不謂佛是實如來。所以者何？夫如來者以微妙智證會真如，妙智、真如二俱離相，真如離相非謂真如，妙智亦然非謂妙智，既無妙智及無真如，是故如來亦非真實。何以故？真如、妙智但假施設，如來亦爾，非二、不二。是故妙智、真如、如來，但有假名而無一實，故不謂佛是實如來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非疑惑於如來耶？」

「不也！世尊！不也！善逝！何以故？我觀如來實不可得、無生無滅，故無所疑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如來豈不出現世間？」

「不也！世尊！不也！善逝！若真法界出現世間，可言如來出現於世，非真法界出現世間，是故如來亦不出現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汝謂殑伽沙數諸佛入涅槃不？」

「世尊！豈不諸佛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界相？」

「曼殊室利！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諸佛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界相。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今佛世尊現住世不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」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「若佛世尊現住世者，殑伽沙等諸佛世尊亦應住世。何以故？一切如來同不思議一境相故。不思議相無生無滅，如何諸佛有入涅槃？是故，世尊！若未來佛當有出世，一切如來皆當出世；若過去佛已入涅槃，一切如來皆已滅度；若現在佛現證菩提，一切如來皆應現證。何以故？不思議中去、來、現在所有諸佛無差別故。然諸世間迷謬執著種種戲論，謂佛世尊有生有滅，有證菩提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所說法，唯有如來、不退菩薩、大阿羅漢所能解了，餘不能知。何以故？唯如來等聞是深法，如實了達不讚不毀，知心、非心不可得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法性皆悉平等，心及非心俱不可得，由此於法無讚無毀。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於是深法誰當讚毀？」

佛言：「童子！愚夫異生彼如是心非實心性，同佛心性不可思議。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愚夫異生心、非心性，同佛心性不思議耶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何以故？佛、有情心及一切法，皆悉平等、不思議故。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佛、有情心及一切法，若皆平等、不可思議；今諸聖賢求涅槃者，勤行精進豈不唐捐？所以者何？不思議性與涅槃性既無差別，何用更求？若有說言此異生法、此聖者法有差別相，當知彼人未曾親近真淨善友，作如是說，令諸有情執二法異，沈淪生死不得涅槃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願如來於有情類最為勝不？」

「世尊！若有真實有情，我願如來於彼最勝，然有情類實不可得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願佛成就不思議法耶？」

「世尊！若有不思議法實可成就，我願如來成就彼法，然無是事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願如來說法調伏弟子眾不？」

「世尊！若有說法調伏真如法界，我願如來說法調伏諸弟子眾，然佛世尊出現於世，於有情類都無恩德。所以者何？諸有情類皆住無雜真如法界，於此界中異生、聖者、能說、能受俱不可得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願如來是世無上真福田不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若諸福田是實有者，我亦願佛於彼無上，然諸福田實不可得，是故諸佛皆非福田、非非福田，以福、非福及一切法性平等故。然世間田能無盡者，世共說彼名無上田，諸佛世尊證無盡福，是故可說無上福田。又世間田無轉變者，世共說彼名無上田，諸佛世尊證無變福，是故可說無上福田。又世間田用難思者，世共說彼名無上田，諸佛世尊證難思福，是故可說無上福田。諸佛福田雖實無上，而植福者無減無增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依何義作如是說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佛福田相不可思議，若有於中而植福者，即便能了平等法性，達一切法無減無增，故佛福田最為無上。」

爾時，大地以佛世尊神力、法力六返變動。時，眾會中有十六億大苾芻眾，諸漏永盡心得解脫；七百苾芻尼、三千鄔波索迦、四萬鄔波斯迦、六十俱胝那庾多數欲界天眾，遠塵離垢生淨法眼。

時，阿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，偏覆左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白言：「世尊！何因何緣，今此大地六返變動？」

爾時，佛告阿難陀言：「由妙吉祥說福田相，我今印許故現斯瑞。過去諸佛亦於此處說福田相令大地動，故於今時現如是事。」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四

第七曼殊室利分之二

爾時，舍利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曼殊室利不可思議。所以者何？曼殊室利所說法相不可思議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之所說實難思議，誠如具壽舍利子說。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我所說法不可說可思議，亦不可說不可思議。所以者何？不可思議、可思議性俱無所有，但有音聲，一切音聲亦不可說不可思議、可思議性，以一切法自性離故。作是說者，乃名為說不可思議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汝今現入不可思議三摩地耶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我不現入此三摩地。所以者何？我都不見此三摩地性異於我，不見有心能思惟我及此定故。不可思議三摩地者，心、非心性俱不能入，云何可言我入此定？」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昔初學作意現入此三摩地，非於今時復更作意現入此定。如善射夫初學射業，注心麤的方乃發箭，久習成就射毛端，不復注心在彼麤的，隨所欲射發箭便中；如是我先初學定位，要先繫念在不思議，然後乃能現入此定，久習成就，於此定中不復繫心任運能住。所以者何？我於諸定已得善巧，任運入出不復作意。」

時，舍利子便白佛言：「觀此曼殊室利童子未可保信。所以者何？於此定中似不恒住，然無餘定微妙寂靜同此定者。」

曼殊室利便白具壽舍利子言：「大德！寧知更無餘定寂靜同此？」

舍利子言：「豈更有定寂靜同此？」

曼殊室利報言：「大德！若此可得，可言餘定寂靜同此，然不可得。」

舍利子言：「曼殊室利！豈今此定亦不可得？」

「大德！此定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謂一切定，可思議者有相可得，不思議者無相可得，此定既曰不可思議，是故定應實不可得。又，舍利子！不思議定，一切有情無不得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心性皆離心性，離心性者皆即名為不思議定，故有情類無不得者。」

佛讚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曼殊室利！汝於過去無量佛所多植善根、久發大願，所修梵行皆依無得，發言皆說甚深義處。曼殊室利！汝豈不以住深般若波羅蜜多能一切時說甚深義？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若我由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如是說，便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說，若住我想及住有想能如是說，則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有所住，若深般若波羅

蜜多有所住者，則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以我想及以有想為所住處，然深般若波羅蜜多遠離二想、住無所住。如諸佛住微妙寂靜，無起、無作、無動、無轉以為所住；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住有法、不住無法，故此所住不可思議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皆不現行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即是不思議界，不思議界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不現行界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不思議界，不思議界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、我界、法界無二無別，無二無別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不現行界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即是不思議界，不思議界當知即是不現行界，不現行界當知即是無所有界，無所有界當知即是無生滅界，無生滅界當知即是不思議界，不思議界與如來界、我界、法界無二無別。

「是故，世尊！若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，於大菩提更不求證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菩提故。世尊！若有實知我界即知無著，若知無著即知無法，若知無法即是佛智，佛智即是不思議智，當知佛智無法可知，名不知法。所以者何？此智自性都無所有，無所有法云何能於真法界轉？此智自性既無所有即無所著，若無所著即體非智，若體非智即無境界，若無境界即無所依，若無所依即無所住，若無所住即無生滅，若無生滅即不可得，若不可得即無所趣，既無所趣，此智不能作諸功德，亦復不能作非功德。所以者何？此無思慮我作功德、作非功德。無思慮智不可思議，不可思議即是佛智，是故此智於一切法無取不取，亦非前際中際後際、非先已生非先未生，無出無沒、非常非斷，更無餘智類此智者。由是此智不可思議，同於虛空不可比類，無此無彼、非好非醜；既無餘智類此可得，是故此智無等、不等，由此故名無等等智；又無餘智對此可得，是故此智無對、不對，由此故名無對對智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如是妙智不可動耶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如是妙智性不可動。如鍛金師燒鍊金璞，既得精熟秤量無動；此智亦爾，久修成熟，無作無證、無生無盡、無起無沒，安固不動。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誰能信解如是妙智？」

曼殊室利白言：「世尊！若能不行般涅槃法，於生死法亦能不行，於薩迦耶行寂滅行，於般涅槃行無動行。不斷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亦非不斷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三毒自性遠離，非盡不盡；於生死法不起不墮，於諸聖道不離不修。彼於此智能深信解。」

佛讚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說此事。」

爾時，具壽大迦葉波前白佛言：「當來之世，誰能於此法毘奈耶甚深義趣信解修學？」

佛告具壽大迦葉波：「今此會中苾芻等眾，當來之世，於此所說法毘奈耶甚深義趣，能生信解聽受修學，亦能為他演說流布。如大長者失無價珠，苦惱纏心愁憂不樂，後時還得踴躍歡喜。今此會中苾芻等眾亦復如是，聞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信解修學

；後不聞說如是法門，苦惱纏心愁憂不樂，咸作是念：『我等何時當更得聞如是深法？』後時若得聞此法門，踊躍歡喜復作是念：『我今得聞如是經典，即為見佛親近供養。』如圓綵樹胞初出時，三十三天踊躍歡喜：『此樹不久花必開敷、香氣氤氳，我等遊集。』苾芻等眾亦復如是，聞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信受修行應生歡喜，一切佛法不久開敷。

「飲光當知！未來之世苾芻等眾若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信解修行心不沈沒，必於此會已得聽聞，歡喜受持、演說流布，當知彼類由聞是法，歡喜踊躍信受修行，不久開敷一切佛法。如來滅後，若有受持、演說、流布此經典者，當知皆是佛威神力之所加護令彼事成。

「飲光當知！若有聞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歡喜受持，彼於過去無量佛所多植善根，已得聽聞，非適今也！如穿珠者，忽然遇得無價末尼，生大歡喜，當知彼類曾見此珠，故生歡喜，非今創見。如是當來諸苾芻等，深心愛樂聽聞正法，忽遇般若波羅蜜多，歡喜聽聞、信受、修學，當知彼類已於往昔無量佛所曾聞是經，非於今時創聞能爾。

「飲光當知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聞妙吉祥所說般若波羅蜜多，歡喜踊躍、樂聞無厭，數復懇懃重請演說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過去已從曼殊室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歡喜受持、信解、修學，亦曾親近曼殊室利供養恭敬，故能如是。譬如有人遇入城邑，其中一切園林、池沼、舍宅、人物無不悉見；後至餘處，聞人讚說此城邑中所有勝事，深生歡喜請其重說，若更得聞倍復歡喜，彼由往昔皆曾見故。如是當來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聞妙吉祥所說般若波羅蜜多，歡喜樂聞嘗無厭足，懇懃固請重說深義，聞已讚歎倍生歡喜，當知此等皆由往昔已曾親近曼殊室利，供養恭敬聽受斯法，故於今時能成是事。」

爾時，具壽大迦葉波便白佛言：「如來善說現在、當來善男子等聞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信解修行諸行、狀、相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如汝所說。我已善說彼行、狀、相。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現在、當來善男子等聞是深法諸行、狀、相，當知即非諸行、狀、相，以所聞法微妙寂靜，諸行、狀、相皆不可得，云何如來作如是說：我已善說彼行、狀、相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如是！如是！如汝所說。現在、當來善男子等聞是深法諸行、狀、相，彼實皆非諸行、狀、相，以所聞法微妙寂靜，諸行、狀、相皆不可得。然彼聞說甚深法時，歡喜受持、信解、修學，必於過去已曾得聞歡喜受行，故能如是，此行、狀、相依世俗說，非勝義中有如是事。曼殊室利當知！顯了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即為顯了一切佛法，通達真實不思議事。曼殊室利！我本修學菩薩行時所集善根，皆由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得成滿。欲住菩薩不退轉地，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亦

由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得成辦。

「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集菩薩所集善根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住菩薩不退轉地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善通達一切法界平等之相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善了知一切有情心行平等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疾證得一切佛法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說如來不能現覺諸法祕密義趣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所覺諸法及能覺者不可得故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說如來不能證諸佛法祕密義趣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所證佛法及能證者不可得故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說如來不能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相好威儀無不具足祕密義趣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所證無上正等菩提相好威儀及能證者不可得故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佛說如來不成一切功德不能化導一切有情祕密義趣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一切功德所化有情及諸如來不可得故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於諸法得無礙解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法有少真實若淨若染，生滅等故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知諸法非去、來、今及無為相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以真法界非去、來、今及無為故，諸法皆入真法界故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於諸法得無疑惑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能三轉、十二行相無上法輪，及於其中都無執著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得慈心普覆一切，而於其中無有情想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與世間同入法性無諸諍論，而於世間及諸諍論都無所得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遍了達處、非處境都無罣礙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欲得如來力、無畏等無邊佛法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」

爾時，曼殊室利童子即白佛言：「我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無相、無為，無諸功德，無生、無滅，無力、無能，無去、無來，無入、無出，無損、無益，無知、無見，無體、無用，非造作者，亦不能令諸法生滅，不令諸法為一、為異，無成、無壞，非慧、非境，非異生法、非聲聞法、非獨覺法、非菩薩法、非如來法，非證、不證，非得、不得，非盡、不盡，不入生死、不出生死，不入涅槃、不出涅槃，於諸佛法不成、不壞，於一切法非作、不作，非可思議、不可思議，離諸分別、絕諸戲論。」

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都無功德，云何如來勸有情類精勤修學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如是所說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真實功德，善男子等若如是知，此即名為真實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曼殊室利童子！若菩薩摩訶薩欲學菩薩勝三摩地，欲成菩薩勝三摩地，欲住如是三摩地中，見一切佛，知佛名字，及見如是諸佛世界，能證、能說諸法實相無障、無礙，當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晝夜精勤勿生厭倦。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何故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無相、無名，無邊、無際，無歸依處，非思量境，非罪、非福，非闇、非明，如淨虛空等真法界，分齊、數量都不可得。由如是等種種因緣，是故名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復次，曼殊室利童子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諸菩薩甚深行處，若諸菩薩能行是處，於諸境界悉能通達，如是行處非一切乘之所行處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行處無名、無相、非所分別，是故名為非所行處。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諸菩薩摩訶薩修行何法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懈怠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

「復次，曼殊室利童子！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行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云何名為一相莊嚴三摩地？諸菩薩眾云何修行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此三摩地以法界相而為莊嚴，是故名為一相莊嚴三摩地。若菩薩摩訶薩欲入如是勝三摩地，先應聽聞、請問、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然後能入此三摩地。曼殊室利！若菩薩摩訶薩不動法界，知真法界不應動搖、不可思議、不可戲論，如是能入一相莊嚴三摩地。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入如是三摩地者，應處空閑離諸諠雜，結跏趺坐不思眾相，為欲利樂一切有情，於一如來專心繫念，審取名字、善想容儀，隨所在方端身正向。相續繫念此一如來，即為普觀三世諸佛。所以者何？曼殊室利！一佛所有無量無邊功德、辯才等一切佛，三世諸佛乘一真如證大菩提無差別故。

「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精勤修學，得入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普能了達無量無邊殑伽沙等諸佛法界無差別相，亦能總持無量無數殑伽沙等諸佛、菩薩已轉、未轉無上法輪。如阿難陀多聞智慧，於諸佛教得念總持，聲聞眾中雖最為勝，而所持教猶有分限。若得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多聞智慧、念總持力不可思議，普能受持無量無數殑伽沙等諸佛、菩薩無上法輪，一一法門皆能了達甚深義趣，宣說、開示，辯才無盡，勝阿難陀多百千倍。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云何得此三摩地時便獲無邊功德勝利？」

佛言：「童子！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精勤修學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常作是念：『我當云何能普通達諸佛法界，受持一切無上法輪，與諸有情作大饒益？』由斯得此三摩地時，便獲無邊功德勝利。曼殊室利！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先聞如是一相莊嚴三摩地功德，發勤精進繫念思惟，如如思惟此定功德，如是如是功德相現；既見此相如先所聞，深生歡喜轉勤修習，漸次得入此三摩地，功德勝利不可思議。若諸有情毀謗正法，不信善惡、業障重者，彼於此定不能證得。

「曼殊室利！譬如有人遇得寶珠，示治寶者言：『我此寶價直無量，然其形色未甚光鮮，汝當為我如法磨瑩，但令鮮淨勿壞形色。』其治寶者隨彼所言，依法專心如如磨瑩，如是如是光色漸發，乃至究竟映徹表裏，既修治已價直無量。曼殊室利！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漸次修學此三摩地亦復如是，乃至得此三摩地時，便獲無邊功德勝利。曼殊室利！譬如日輪普放光明作大饒益，如是若得一相莊嚴三摩地時，普照法界，亦能了達一切法門，為諸有情作大饒益，功德勝利不可思議。

「曼殊室利！如我所說種種法門皆同一味，謂遠離味、解脫味、寂滅味，無所乖違。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若得如是三摩地時，所演法門亦同一味，謂遠離味、解脫味、寂滅味，無所乖違。彼菩薩乘善男子等，若得如是三摩地時，隨演法門辯說無盡，速能成滿菩提分法。是故，曼殊室利童子！若菩薩摩訶薩能正修行一相莊嚴三摩地者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

「復次，曼殊室利童子！若菩薩摩訶薩不見法界種種差別及一相者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薩乘善男子等忍菩薩法不應修行，忍大菩提不應求趣，達一切法本性空故，彼由此忍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薩乘善男子等信一切法皆是佛法，聞一切空心不驚疑，由此因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薩乘善男子等聞說諸法無不皆空，心不迷悶亦無疑惑，彼於佛法常不捨離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爾時，曼殊室利童子聞是語已即白佛言：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，定由因緣而證得不？」

佛言：「不爾！」

曼殊室利復白佛言：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，不由因緣而證得不？」

佛言：「不爾！所以者何？不思議界不由因緣及非因緣而可證得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當知即是不思議界。

「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聞如是說心不驚怖；我說彼於無量佛所，已發大願、多種善根，是故苾芻、苾芻尼等，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驚疑亦不迷悶，彼為真實隨佛出家。若近事男、近事女等，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驚疑亦不迷悶，彼為真實歸佛、法、僧。若菩薩乘善男子等，不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

蜜多，彼不名為真實修學菩薩乘者。曼殊室利！譬如世間卉木、叢林、藥物、種子，一切皆依大地生長；如是菩薩世、出世間一切善根及餘勝事，無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生長。當知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法，皆於無上正等菩提隨順證得無所乖諍。」

爾時，曼殊室利童子聞佛所說，便白佛言：「此瞻部洲當來之世，於何城邑聚落處所演說、開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人多信受？」

佛告曼殊室利童子：「今此眾中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，信受修行，歡喜發願：『願我當來隨所生處，常聞般若波羅蜜多。』隨彼當來所生之處，宿願力故，即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演說、開示人多信受。曼殊室利！善男子等聞說般若波羅蜜多，歡喜踊躍深信受者，我說彼類久殖善根，乘宿願力乃能如是。曼殊室利！有欲聽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汝應告言：『善男子等！隨意聽受勿生驚怖，疑惑、不信反增謗毀。』今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不顯有法，謂不顯有若異生法、若聲聞法、若獨覺法、若菩薩法、若如來法成壞可得。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若有苾芻、苾芻尼等來至我所，作是問言：『云何如來為眾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？』我當答言：『佛說諸法無違諍相。所以者何？都無有法能與法諍，亦無有情於佛所說能生信解。所以者何？諸有情類都不可得。』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當告彼：『如來常說諸法實際。所以者何？諸法平等，無不皆是實際所攝，此中不說阿羅漢等能逮勝法。所以者何？阿羅漢等所證得法與異生法無差別相。』

「復次，世尊！我當告彼：『佛所說法，不令有情於般涅槃已、正、當得。何以故？以諸有情畢竟空故。』

「復次，世尊！善男子等來至我所，作是問言：『仁與如來嘗所談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請為說之，今希聽受！』我當告彼：『汝等欲聞，勿起聽心，勿專繫念，當起如幻如化等心，如是乃能解我所說。汝等若欲聽我法者，當起是心：『今所聞法如空鳥跡、如石女兒。』如是乃能聽我所說。汝等若欲聞我法者，勿起二想。所以者何？我所說法遠離二想。汝等今應不壞我想、不起諸見，於諸佛法無所希求，異生法中不樂遷動。何以故？二法相空，無取捨故。』

「世尊！諸有請我宣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我先如是教誡教授，以無相印印定諸法，令求聽者離取著心，然後為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。」

佛讚曼殊室利童子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能善說我所說法及說方便。」

「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欲見如來，欲親近佛供養恭敬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若諸有情欲請諸佛為大師者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若諸有情欲證無上正等菩提，或不欲證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若諸有情於一切定欲得善巧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若諸有情於一切定欲自在起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

波羅蜜多。所以者何？諸三摩地要知諸法無生無滅、無作無為方自在起。何以故？達諸法空無罣礙故。若諸有情欲達諸法皆有出離，無有一法無出離者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若諸有情欲達諸法但假施設無真實者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若欲了知諸有情類雖趣無上正等菩提，而無有情趣菩提者亦無退沒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何以故？達一切法即菩提故。若欲了達一切有情行菩提行，無不行者亦無退沒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所以者何？菩提即是諸法實性，一切有情皆行諸法，無捨法者，諸行皆空，故無退沒。若欲了達一切法性即是菩提，一切菩提即是法界，此即實際，實際即空，心無退沒，應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曼殊室利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顯示諸佛難思作用饒益有情，亦是如來所遊戲處。所以者何？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可示現，不可宣說，是無墮法；唯有如來如實覺了，方便善巧為有情說。

「曼殊室利！若有苾芻、苾芻尼等於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下至受持一四句頌為他演說，定趣菩提住佛境界，況能如說而修行者！當知是人墮惡趣，疾證無上正等菩提。

「曼殊室利！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，心不沈沒，亦不驚怖，歡喜信受，當知此輩於諸佛法定當證得，一切如來皆所印可，開許領受為弟子眾。

「曼殊室利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信受如來無上法印，謂深般若波羅蜜多，獲無量福。如是法印，一切如來、應、正等覺共所護念，諸阿羅漢、菩薩、智者及諸天神皆共守衛。若菩薩乘善男子等此印所印，超諸惡趣、聲聞、獨覺，定當證得無上菩提。」

時，天帝釋即與無量三十三天諸天子等，各取種種天妙華香、嚙鉢羅花、拘某陀花、鉢特摩花、奔茶利花、微妙音花、妙靈瑞花、栴檀香末，供養般若波羅蜜多，奉散如來、曼殊室利、一切菩薩及聲聞等；復奏種種天諸音樂，歌讚妙法而為供養；復發願言：「願我等輩常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印！」

時，天帝釋復發願言：「願瞻部洲諸有情類，常聞般若波羅蜜多，歡喜受持、成辦佛法！我等天眾常衛護之，令受持者無諸留難。諸有情類少用功力而得聽聞、受持、讀誦，當知皆是諸天威力。」

爾時，佛讚天帝釋言：「天主！汝今能發是願，若有聞此歡喜受持，於諸佛法定能成辦，疾趣無上正等菩提。」

曼殊室利即白佛言：「唯願如來以神通力，護持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饒益一切。」

佛時即現大神通力，令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、大地六反振動；復現微笑，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

曼殊室利便白佛言：「此即如來現神通力護持般若波羅蜜多久住世間饒益之相。

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如汝所說。我以神力護持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法印，令久住世饒益有情。諸佛世尊說勝法已，法爾皆起大神通力，護持此法令住世間，使諸天魔不能得便，諸惡人輩不能謗毀，一切外道深心怖畏。若有精勤學此法者，一切障難無不殄滅。」

時，薄伽梵說是經已，一切菩薩摩訶薩眾，曼殊室利而為上首，及苾芻等四部大眾，天、龍、藥叉、阿素洛等一切眾會，聞佛所說皆大歡喜、信受奉行。

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七十五